



聖心報

第 九 八 八 號

天主降生一九四二年六月三十一日五月

上海區主教惠准

第五十六卷

第五期

N° 650

總誌：發給信友處敬候

附誌：中華民族神職班

宗會紀律：會友分級

專載：清名畫家卞世寧修士

傳記：陶賢神父底從軍生活

小說：一個羊頭鬼

編輯室

公教益聞

託求謝恩

張士來

張士來

王昌社

王仲羣

張冬青

張孝松

江秋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二四九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聖 心 寶 藏

虔望彌撒	一二·五六〇
寶領聖體	〇·九九九
恭拜聖體	一二·三四一
神領聖體	一〇·一七六
早夜課等	一八·九九九
敬拜苦路	三·九一二
誦玫瑰經	一六·七九五
公私省察	七·七九三
勝己首惡	三·三一九
舉行聖時	七〇三
傳揚聖心	三·〇〇三
救靈工夫	四·一一四
神形哀矜	四·九五三
苦身克己	四〇二
忍耐冤苦	二·九八三
善盡本分	七·三九二
善守罷工	一·七五八
看聽聖書	五·七八六
拯救煉靈	七·八七二
為臨終者	七·二二三
總計	一四三·〇八四

寄到寶藏處所

上海○徐家匯小修院 徐匯中學

徐匯男公進 徐匯女公進

徐匯聖母院 洋涇次

仙橋中法學校 大通路德

助撒堂 楊樹浦啟明女校

正心小學 北橋普慈女護

士 全家巷

徐州○光啟小學 晰晰中學 聖

心總堂

蕪湖○聖母院修道生 聖母院初

學生

安慶○貴池小修院

近 亡 錄

浦東湯家巷

青浦泰來橋

余山查港村

敬東母名堂

煉法堂

聖家堂

瑪弟堂

朝主堂

湯依貞 瑪利亞

周常生 達尼老

藍愛貞 瑪弟亞

徐陸郎 瑪弟亞

施丁氏 瑪利亞

丁文明 路加

黃鳳英 瑪利亞

周天德 若瑟

施今氏 瑪利亞

顧瞻相 若瑟

捐助本報誌謝

洋涇法隱名氏 拾壹元

徐家匯若翰納女士 伍元

浦東李鶴羣先生 伍元

正定神樂院 肆元

惠書誌謝

安慶教務月刊總編輯蕭傑一神父，在他的洋洋巨著「往訓萬民」殺青之後，又把他所譯的一「好青年」問世。一「好青年」是青年們做好青年的最好指導。發行所，安徽安慶天主堂。



發揚信友底誠樸

張士泉

這句話是說：做信友的，不只是領了洗，學習了要進，進堂，念念經就够了。不够，信友既是信從耶穌的人，應當在衣服上，言語中，生活裏，名實相符地，顯出一個基多徒。我們奉教人都知道：耶穌也是天主，普世萬物都是他的產業；如要居極富貴的房屋，穿很新奇的服裝，出入用頭等的儀仗，原非難事。然他明明知道：這是虛文，這是假貌；真的榮耀和快樂，不在現世，却在後世；不在地上，却在天上。他降到世上來，立辭富居貧，屈尊就卑，忍苦忍辱，誠實謙遜等各樣德表。綜觀他經四聖史所記的言行，可用兩個字來總括，就是誠樸。誰欲證明自己為耶穌的徒弟，當然要崇拜他為師傅，更要師法他的誠樸。聖保祿在他致加拉大人的書信裏說：「教友當行的事，是忍耐，溫和，良善，信實，端正，貞節，潔淨等。這樣的事，是屬於耶穌基多的人的事。」可是那些在衣

新編宗憲 發揚信友底誠樸

服言語上，過於裝扮，搭架子的人，怎能算做了教友當做的事呢？不做教友當做的事的人，不是耶穌的徒弟，真正的信友，要做耶穌的徒弟，必要師法耶穌。我們都知道：堯舜是古時的兩個聖王。孟子說過：人皆可以為堯舜。當時有名曹交的，問孟子：怎麼樣他可以為堯舜？孟子便答他說：「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亦堯而已矣。」在這裏須申明一句：孟子在上文已說過：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那麼，推孟子的意思，是要交在衣服，言語，行為中，表示出孝弟的精華。我們深信：耶穌是萬世萬民的君王。現在我要套孟子的論調，給信友們說：人皆可以為耶穌。誰服耶穌之服，誦耶穌之言，行耶穌之行，是亦耶穌而已矣。意思是說：一個穿耶穌所穿的衣，說耶穌所說的話，行耶穌所行的事，處處着眼於誠樸精神的人，便是耶穌。我們做信友的，我想個個要愛敬耶穌。瑪利亞若瑟，做聖家中的一份子。為了聖家是個誠樸的家庭，我們該屏除一切染着世俗氣味的習慣，尤其是袒胸裸臂的時裝。比方耶穌瑪利亞若瑟現在發現出來，凡是教友，那個不想踴躍地前去歡迎？到底倘有一個穿了這樣不端不正的服裝，請問有什麼面目敢近上去呢？為此別怪聖教會禁止這樣打扮的人到聖體欄杆前來領聖體，就是本教區惠大司牧不多幾年前，也出過這樣的禁令。實在因為

這種裝扮，含有不可思議的毒素，最能危害吾主聖血救贖的靈魂。總之，信友在領洗時，既已許過棄絕魔鬼，棄絕魔鬼的排場，魔鬼的工作；我們當在衣服言語生活裏，屏絕一切虛偽的惡習，而努力師法耶穌的誠樸。

中華民國神職班 張士泉

本篤十五世，在他一九一九年關於傳教通牒內，有段正和本月附意很有關係的文字，茲特撮譯其大意如下。

一 凡管領一方傳教區者，該即着手從所在的民族中，選出一等優秀的子弟，加以陶養，使升任司牧司鐸。這正和公教所以為公教的意義相符合，而可不負公教的希望。公教所希望的，無非是在救各地的人靈；本地神職班，既和它的人民，同一籍貫性情，自然比外來的教士，更容易作廣播福音的工作；且在它的國土裏，可以隨便往來；一個外來的教士，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聖教會是至公的，所以各國人民，當然要有本籍神長做他們的明師，教靈的先導。屬本地神長管理的教區，才算立了不拔的根基，將來即使起了風波，也可不致一敗塗地。一從上邊一段話看來，本地神職班的重要，已不是昭如月麼？

一九二六年，庇護十一世講到本地神職班問題，說的更為詳細透切。一神職階級中，當有各地本籍的人加入，不

這樣，宗徒的事業，缺而不全，開教的工程，決難猛進。查聖教初葉，宗徒們為管理新奉教人，並不在招致客卿，却就擢用本地人士，管本地教會呢。傳教的目標，無非要使基多的教會，徧傳天下，而堅定于各處。：我們先進者的傳教方法，不當予以竄改，凡把教務業已可觀之地，委於本籍神職班，使他們自行維持擴張，這是一個為開拓基多神國最便捷的方法。又外國的教士，講起聖道來，因所在地的官語，習而未精，難以達意，每缺少精神，因而大失効力；此外還有不少別的困難。本籍司鐸沒有這種阻碍，傳教必然較外國教士為易。假使一個傳教區域，不先培植才德兼備的本地神職階級，一遇戰爭，或別的變故，不但客籍教士不得前來，且已來者還當引去，那末該地的教會不要全部傾覆的嗎？

中國現有本籍主教二十四位，本籍司鐸共有二千一百七十二名，大修院修士，讀神學的共五百三十名，其中九名在羅馬傳信部大學，讀哲學的共五百四十八名，其中二名在羅馬傳大，共計修士有一千〇七十八名。但這個數字，為我們四萬七千萬人民，三百五十萬教胞，可算什麼呢？「稼穡多工人少！」這句吾主的話，好像指着吾中國而說的。為此我們教胞，另外是祈禱會友，在這個月內，當格外熱心懇求，稼穡的主人，耶穌聖心，多遣發工人，尤其是國籍的工人，到這聖會良田的一角來耕種。



宗會紀律

會友分級

王昌社

羅馬聖部准定的祈禱宗會規條上說：「本會職務共分三級。第一級爲衆會友之共同根點：日誦一種獻功誦，將一切祈禱事工及困苦，合同耶穌聖心，獻於天主，以成吾主時時祈求及爲我人自獻爲祭之一切意旨。第二級，除行第一級職務外，又須誦他種經文，恭敬童貞聖母，以求大能之母輔助我人，行此救靈之工作；爲此緣故，彼等該每日誦在天一遍，亞物十遍，按教宗准定每月之意旨祈求。第三級，至少行第一級之職務外，又當勤除一切阻碍，使爲救靈所行之祈禱，不失其實效；因此，該每月或每週，領補辱聖體一次，以息耶穌聖心爲人罪所激之怒，而俯允我人之祈禱。」（新訂祈禱宗會袖珍七至十頁）

我們祈禱宗會要把祈禱來做宗徒事業，所以特地指

宗會紀律 會友分級

定三種職務，使我們的祈禱能够發生更大更多的救靈功效。第一種職務，就是把我們的祈禱——廣義的祈禱，奉獻於耶穌聖心，爲合同於聖心的救靈意願，也爲合同於聖心無限功勞。第二種職務，就是把我們的祈禱，托付於童貞聖母，求她轉獻於聖子耶穌，使聖子耶穌因着母親的功勳，而收納我們卑微的奉獻，俯聽我們爲人靈的祈禱。第三種職務，就是恭領補辱聖體，爲賠補吾主聖心所受的凌辱，因爲罪人們許多辜恩負義的罪，使聖心傷痛震怒，不肯俯聽我們的祈禱，不肯把恩寵加給罪人們。我們要爲罪人得到救靈的恩寵，自然先該賠補他們所加給聖心的凌辱；在各種補辱工夫中，自然要算補辱聖體最中樂吾主的聖意。

可見祈禱宗會，爲使我們達到祈禱救靈的目標，給我們指定三種職務：一，奉獻自己於耶穌聖心；二，仰賴童貞聖母的轉達；三，賠補吾主所受的凌辱。不過我們不要懂錯：這三種職務是不能和祈禱救靈的目標，互相分離的。這三種職務，無非是我們祈禱救靈的方式。如果我們奉獻自己於聖心，只爲得到聖心的保護我們自己；如果我們仰賴聖母的轉達，只爲祈求我們自己的神形要需；如果我們恭領補辱聖體，只爲賠補我們自己的罪過，那麼，我們雖然做這三種極好的善工，却並不是在盡祈禱宗會的職務了。職務既

然有三種，自然會友也可分爲三級。

第一級會友，天天把自己的一切祈禱奉獻於吾主聖心，爲成就聖心榮主救靈的意願。一總祈禱宗會會友，該盡好這第一種職務。他們雖然不做什麼特殊的善工，爲仰賴聖母的轉達，爲賠補吾主所受的凌辱；但這兩種仰賴與補辱的精神，他們也儘可有，儘該有的；所以他們的獻功誦內，也說着：「因瑪利亞無玷之心，」用補我等愆尤」等話。

第二級會友，天天念在天一遍亞物十遍，爲得到聖母補助我們救靈。但是同時該守好第一級會友的職務。這是祈禱宗會仰賴聖母轉達，和尋常恭敬聖母的善工，所有的不同之點。所以只天天念玫瑰經，而不把自己奉獻於聖心，不按着教宗的意旨祈求，不能算是盡好祈禱宗會的職務。

第三級會友，每月或星期領補辱聖體一次，爲使吾主聖心宏施救靈恩寵。本級會友，同時該盡好第一級會友的職務，天天把自己奉獻於聖心。至於第二級會友的職務，雖然不是必定該盡，但最好是同時盡好；因爲，如果我們仰賴聖母的轉達，那麼，我們的補辱工作，能够更中樂吾主聖心，能够發生更大的救靈功效。

爲什麼祈禱宗會把會友分做三級呢？這是因爲這三種職務的難易不同。天天念「獻功誦」這樣簡便的工作，

大概而論，是人人能够做的；即使明悟才開的兒童們，事務很忙的成人們，只要有些誠心，都很容易做到。但是天天念在天一遍亞物十遍，有些人要嫌麻煩，有些人要缺少恆心了。至於每月或星期領補辱一次，這在四十年前，——聖教宗庇護十世沒有頒發勤領誦旨之前，——實在不是容易的事；即使在現今，爲許多不很熱心的教友，要每月每星期領聖體，常久不缺少，也不是容易呢？所以祈禱宗會，爲幫助個個教友善盡傳教救靈的重責，只把這第一種職務，當做一總會友的工作；庶幾許多教友不致因爲不能每星期領聖體的緣故，而不得加入祈禱宗會。

會友分做三級，也寓有訓練會友循序上進的意義。我們祈禱宗會，先教會友做那最簡便的奉獻工作，天天念那獻功誦；這第一種職務盡好了，再教他們天天念經恭敬聖母，爲得到聖母的轉達；這第二種職務又盡得純熟了，然後教他們努力，克除自己的罪過，點燃愛主的心火，每月一次，甚至每星期一次，恭領補辱聖體。這不是訓練會友的良好方法嗎？有些會友，一進宗會，就做第三級會友。這在論理上固然是很好的事情。但實際上，往往他們不但沒有懂得祈禱救靈的職責，奉獻自己的精義，仰賴聖母的特點，并且領聖體也冷冷淡淡，得不到什麼補辱的功效；過不多時，他們

領補辱聖體忘却了連獻功誦也不念了。不是很可惜嗎？

有的祈禱會友要說：我究竟算是那一級的會友呢？

該知道：祈禱宗會收錄會友，登記簿冊，並不分別等級。「入會奉獻誦」上，新會友也只說：「我今在衆人前，加入祈禱宗會。」你進會時，無須聲明做某一級的會友；你進會後，也並不限定做某一級的會友。所以，你是那一級的會友，你上升到第三級，你退下到第一級，這都是你自己的事。你在切實奉行某一級的職務，你就算是某一級的會友。你也儘可隨時向監理司鐸或領班員聲明，你這時是在奉行某一級的職務，爲得他們指導或幫助。祈禱宗會方面，自然希望你漸漸升做第三級會友。但是最要緊的，是你忠心守好你所選擇的某級的職務，時常查考自己怎樣工作；切勿空空洞洞，做一個有名無實的會友。這樣，你是第一級會友也好，是第二級會友也好，是第三級會友也好。非然者，恐怕你自以爲是第三級會友了，豈知連第一級會友也算不得呢？

我們幸而生活在勤領聖體的時代，一般熱心的祈禱宗會會友，一定至少是每月領聖體的，他們又諒必天天念早晚課玫瑰經；那麼，他們要盡好宗會的三種職務，做宗會的第三級會友，一定沒有什麼難處。希望他們發奮努力，做有名有實的第三級會友做祈禱宗會的優秀分子吧！

宗會紀律 會友分級

編輯室 江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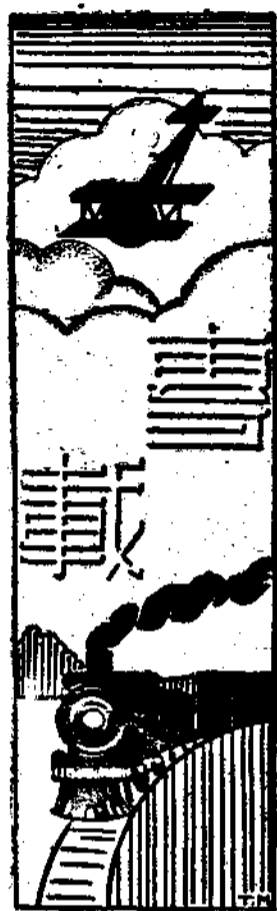
五月十三日，是當今教皇庇護十二世的晉牧銀慶：希望本報的讀者，熱烈地參加那天各地公教舉行的教皇節，且多爲聖父祈禱。

這號的開頭兩篇，是徐家匯耶穌會初學院神師，張士泉司鐸寫的。這位壽已古稀的老人，雙目幾近失明，背又隆然似駝，可是一有餘暇，就手握鉛筆，用胡桃大的字，或翻譯，或創作。看他的神情，堪稱十足老少年。

一沙勿畧君既慷慨解囊，堤決代彼獻祭，至少一段。特抄在這裏，轉告沙君。

崇明亞納女士，在讀了三月號本報後，寫來一封非常動心的信：「我是一個所入不敷衣食之需的貧女；看到幾乎要壽終已寢的聖心報，深恨心有餘而力不足；今奉上國幣二元，杯水車薪，不勝慚愧。希望富有的教胞，盡力予以救濟；就是清寒的信友，也當節衣減食來共同維持。」女士，你衣食裹節減下來的哀矜，一定是最中樂耶穌聖心的，但竊以爲：像你這樣在生命線上掙扎的人，以多做神哀矜爲宜。

寄到聖心寶藏機關的數字，看來一月不如一月了。希望這是郵路梗阻的後果，決不是在各教區聖心敬禮有什麼冷淡的徵象。



清名畫家郎世寧修士 王仲羣編

凡是研究我國唐宋以下，列朝書畫作品的考據家都知道：清初有一位在四王吳惲之外，獨樹一幟的名畫家西洋人郎世寧。畫譜上載着他赫赫的大名，許多骨董商靠他的作品吃飯。大家知道這位大畫家是西洋人，擅長西洋油畫，和中國水彩畫。見聞博一點的還知道他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內廷供奉，但沒有幾個知道他是義大利籍的耶穌會士，是一位協助公教教士們來華傳教的助理修士。這好比我國書畫界只知道清初六大畫家之一虞山吳漁山先生暮年出了家，便以為他遁入空門，做了和尚；有的還說他後來不知下落，——因為縣志上也沒有記得明白，——却不知道他晚年得聞聖道，歸認真主，更勘破人世虛浮，切實認識了人生的真終向，確信身後永遠禍福的重大關係，終於

棄家學道於澳門，入耶穌會晉陞司鐸，實現了他所有修己淑人的最高志願。郎世寧同樣懷着傳道救靈的大志願，在少年英俊，聲名鼎盛的時候，到中國來居留了五十多年（一七一五——一七六六）。不幸在這半世紀中，中華公教教會正當窘難頻仍，禍機四伏的時代，他不能有所作為，只得忍着滿腔憂憤，在宮庭中一輩子度着單調乏味的生活，把他為本國藝林所推崇珍視的藝術，貢獻給一位不知音的外國君主，供他賞鑒，憑他利用，把自己的精神心力供他役使。就這樣在等於終身禁錮的，憂愁苦悶的情景下，做了畢世的犧牲。他雖則歷事三朝，備蒙帝眷，畢竟事與願違，找不到甚麼興趣；若不是出於榮主教靈的動機，抱定為主宣勞的宗旨，担負為同志們作後援的使命，決不能隨遇而安地活到這麼老。這便是近代教士們所以要認為一種幾乎令人不能置信的奇蹟。想他怎能在這樣紛至沓來的艱難窘辱中，在清廷安心供職五十多年，始終不受影響，未遭斥逐。然而事實上，他憑着天賦英才，無雙絕技，再加上他謙虛忍耐的德行，淡泊寧靜的態度，勤奮從公，敬恭將事，自必君臣相得，上下咸孚，始終立得住，站得穩了。他雖則始終沒有機會，不能盡宣揚聖化，拯救人靈的本職，可是在這半世紀中，當各省傳教的同志們，在有形無形中的確得到了他的蔭

庇。每當患深難切的時候，更虧他在上前說項陳情，終於化凶爲吉。若說他的同志們在前線作戰，他便在後方聲援救應，在全面戰局中擔負着同樣重要的使命，得勝奏凱時也建樹了同樣有價值的功勳。這便是郎世寧甘心忍受桎梏五十年的解釋；也就是他一生克苦砥礪，奮勉力行五十年，才能幾番穩度風波，更有餘力翼護同仁，緩和教難，庶幾無忝厥職的偉大成功。我們給他撰寫這篇小傳，不是傳清初名畫家郎世寧，却是紀念十七世紀來華傳教的這位耶穌會義籍修士。這是不得不先向讀者們表白一下的。

一 明末清初天主教怎樣傳入中

國怎樣發達

自從一六〇〇年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司鐸晉京入貢，獲得了明神宗默准，留居京師後，就開始了天主教中華傳教史的第一頁。以後，一帆風順，巨續了二百餘年。雖則不久明室覆亡，河山易主，但在北京廣續利氏遺業，供職欽天監的湯若望司鐸，只在京師失陷，鼎革大亂的時候受了些苦；過不多時，便蒙清帝任用，做了欽天監監正。以後欽天監監正的要職就一直由耶穌會教士担任，直到

嘉慶十年索德超去世後爲止。清初康熙時代，供職京師的耶穌會教士們很蒙朝廷優禮，康熙帝對於基多聖道，不但很有研究且也深加信仰；若不是教士們爲了禮儀案對祭祖祀孔兩問題大起爭執，鬧到羅馬，使他認爲歐洲人的風俗不合中國國情，尤其是教士們一致服從教宗命令，使他覺得自己專制帝王的無上權威，受了威脅，也許天主教早已由他定爲國教，他也做了中國的公斯當定了。大概天主的聖意要使基多的聖教會建築在血染的磐石上，所以人事的演進就把這回的機會錯過了；以後，就禍變頻仍，艱難洊至。自利瑪竇來華開教後，耶穌會士們努力宣化二百年，仍不能贏得這有四千年文化的偉大民族同歸聖棧。耶穌會在十八世紀末葉被迫解散了，中國天主教也就遭清政府澈底禁止，要再等一世紀後，才能重觀天日，大放光明。

湯若望雖然深得順治敬愛，見面必叫他老伯伯——滿洲話叫「瑪法」——可是不久，康熙沖齡踐祚，政權全被奸臣鰲拜把持，湯若望就被奸黨誣陷，得了個大逆不道的罪名，幾乎凌遲處死。那時他的年紀已七十多了，下在刑部獄，真是苦不堪言。幸而皇太后念他是先朝老臣，不可以一莫須有——的事情屈殺他，終於下了一道特旨免議，他才得不死。後來康熙親政，殺了鰲拜，這件冤獄才得昭雪；但他已死

去多年了。康熙於是派他的同事南懷仁司鐸繼續他的職位，做了欽天監監正。

南懷仁受康熙的知遇，中國教務就有蒸蒸日上之勢；前途的希望無窮，只苦缺少播種的工人。他於是向歐洲大聲呼籲，要求多派教士。他的書信傳到了法王魯意十四世手裏，引起了他的極大同情。魯意十四世便選派了洪若翰、張誠、白晉等六位德高學博的法籍耶穌會士。於一六八五年起程東渡，經過了許多波折，才於一六八八年得到北京。這正是郎世寧誕生入世的那年。他們晉京後，康熙忽害了一場危險的瘧疾。恰好洪若翰帶來了那時中國人還不知道的治瘧特效藥「奎寧霜」——那時候叫「金鷄納霜」——便把它進呈皇上，一服就治癒了，調養幾天後，便完全康復。當然，這班新來的教士們就有了挺大的面子啦。後來，康熙爲報答他們計，特地在皇城裏給他們蓋造一座住院，准他們永久居住，這便是現在的西什庫天主堂。以後，他們又屢蒙頒賜銀兩，讓他們在各省建造四座教堂，還許下等這些銀子用完了，再加賞賚。白晉和張誠兩位司鐸天顏聰明，學滿洲話不久便能嫻熟，使康熙帝更加歡喜，便派他們教授幾何學，每天上下午，各授兩小時。他見教士們人品學問都極好，更命白晉回國一行，多帶幾個同志來。這一年，他派

內大臣索額圖等到北疆和俄使訂立劃界條約——尼布楚條約——見俄國來的公文都譯成拉丁文，便命張誠和徐日昇跟欽使同去，做參贊兼翻譯，加他們三品職銜，飭尚衣監給他們製辦公服；同時，諭令使臣，遇有重要事件，必須和他們商定辦理。一次，交涉停頓了，徐張兩人便請得欽使的許可，單獨到俄軍營去見俄皇的大臣，勸他讓步，替雙方調停爭執。以後，又經過了一次的會議，尼布楚條約便告成立了，繕就漢滿蒙俄拉丁五種文字的約文，由兩國使臣換印，各執一份作爲根據。這回交涉，中國方面深感張誠等從中斡旋。那位主持劃界的索額圖還說：兩位教士要甚麼，他包管可以辦到。張誠便乘機回說：「王爺，你知道我們捨棄了家鄉祖國，梯山航海，遠涉重洋到中國，爲的是甚麼；我們唯一的志願，只在教人認識宇宙真神，遵從他的聖教，恪守他的誠命罷了。最近皇上下旨禁中國人民學習天主教，真使我們傷心。要是辦得到，但求王爺設法收回成命。這個我們看得要比富貴尊榮重得多，因爲我們關心的，只有救人靈魂這件事呀。」

（未完）



威廉陶賢神父底從軍生活（續）

張冬青譯

毒氣戰爭

四月二十六的晚上，德軍大規模地開始轟炸。陶賢神父依舊心雄萬夫，從事工作。

一個軍官受了傷，神父就把他背進戰壕，放在床上，百般看護他。在這緊張的空氣裏，他寫了一段生動的文字。

「約摸早上四點鐘，我徒步到瑪淨茄伯去，為給修女們舉行聖祭。四點三刻，東方微微發白，美麗的震旦，帶來一陣清涼的春風。除偶而幾響槍聲外，一切都靜着。在這天然美景的胸懷裏，誰想得到：死之神，已舉着手，猛把許多壯士，

推入別一世界的關口呢？鵲候着已數小時的她們，很溫柔地招待我。我呢，我也樂於盡些義務。這個村子離防線約三公里，地位隱僻，並無危險。」

「忽然，敵軍的一陣炮聲，衝破了岑寂的霧圍，接着十餘尊野戰炮，一齊應聲而發。我們的炮手，也不甘落後，桃投李報，頓時天空間交織着無數的炮彈線。起初我以為這不過是一種互相道「早安」的表示，十餘分鐘後，就會靜下來的，不料今天興致格外地足，打出了五百發關頭。」

「自然，這是可怕的，却也有它的奇觀：大地抖動着，天空浮着一朵朵淡紅色的烟雲；炮彈在我頂上掠過，却沒有下來：謝謝天主！」

「炮戰之後，我想一定還有一場惡鬥，我該給臨終者行聖事；因此向傷兵醫院而去。走近防線時，瞥見一股濃烟，向我吹來；我明瞭：這是毒氣，連忙調換方向，拼命地逃。跑了大約二十公尺，我就止步；瞎跑也沒用。結果，總算脫了險；假使我有一分鐘的遲疑，那就一定糟了。我在賴其爾夫公學裏，嘗研究過一點化學，爲此一望就知道這是氣。」

「快將走出樹林，正在自鳴得意的當兒，又見一堆綠色的氣體，海潮似的衝將過來，像要把我陷入重圍。」

「這時，我不覺喊了一聲感謝主恩：因爲我携有一只

防毒面具。原來這種傢伙，非常笨重，出門行路帶着更是不便；爲此我把它一直拋在壕溝角落裏。這次動身前，下面的一個聲音：「不帶防毒面具，不准出外。」促我把它掛在肩上。這一定出自護守天神的指教；假使我置之不理，你現在也就收不到這封信了。」

「我當時的狼狽情形，你也不難想見：可怕的死影追逼着我；那隻防毒面具，爲了我的疏忽，有用無用，我完全沒有把握。憂心沖沖的我，惟有依靠天主；我跪在地上，揭開聖體盒子，恭恭敬敬地領了臨終聖體；接着連忙套上面具；當時綠色的氣已把我團團圍住了。幾分鐘後，我才心平氣和；那只面具竟還完好，使我舒暢地呼吸着。」

「一行行重行行，已到了傷兵醫院；炮聲停了，毒氣也散了；萬里無雲的天幕上，依舊映着無限好的太陽。大隊的傷兵，業已報到，大家忙得不亦樂乎。」

「忽然人家來給我說：在戰壕裏，有個胃腸被炮彈炸開的兵士；他要在逝世之前，一見威廉神父，我就馳往；交通壕內，泥淖沒膝，我又弄錯了方向，我很着急；一路我不停地祈求着，使他備領告解終傳。倏倏，我趕到時，他的神志還沒昏迷。我就跪在他身邊，從他慘白的面容上，我看到一絲含蓄不盡的笑意；我也非常高興。」

「不意第三次的毒氣，又來襲了。面具未及套上，我已吸了幾口毒氣，頓覺精神疲倦，胃口作惡欲嘔。」

「在我踱回醫院去的路上，逢到一個青年軍官；他雖戴着防毒面具，但已中了毒，不斷咳嗽打呵欠。他對我說：「請你幫我除去這東西，我透不轉氣，快要死了。」脫去防毒面具，那就等於自殺。我急扶送他到救護站去。這幾分鐘的路程，比幾小時的路程還要吃力；看他額汗涔涔，牙齒相打，我很爲他擔憂。謝天主，當晚他終算脫了險。」

「這次的毒氣戰，爲時不久。我除下防毒面具，喝了一杯紅茶，精神就振作了。我雖中過一點毒，但三天內照常工作，而且比平日更欣勤。」

上面威廉神父所寫的幾段，不過是這事實的梗概，所以安慰自己的老父的。一年之後，他才原原本本，詳實地報告自己的父親：「那回的遭遇，第二日的情形，我還沒向你明白報告；你也不會想到：我竟躺在抬架上，軍醫以爲我難免於一死。天主發聖跡似的復還了我的精力，使我能救助許多可憐的臨終者，爲他們開天門。」

「我碰到了三次毒氣戰，只在第三次中了毒。我想沒有多大關係。防線上到處是傷兵，有許多就要死了；我是唯一的司鐸呢！毒氣戰後，戰壕內，未能完全澄清；戴防毒面具

麼？那就不便講話；而且我每當念經行聖事哩。在這環境下，我的肚子竟做了一只德國氣球。中毒之後，該靜靜地躺着休息，否則性命有危；可是我沒有留意，還是照常在各戰壕內各處奔走，直至晚上，才回到隊部裏去。」

「回到那邊，我已疲憊不堪。醫生按脈時，不斷搖着頭。他叫我躺在一間破屋角裏，自己坐在旁邊照拂我。他的一番苦心，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他後來告訴我：他當時以為我已無望了。我自己却一些也不知道。翌晨四點鐘，敵人的大炮，把我從酣睡裏喚醒起來。德軍又開始放毒氣炮，比昨天更厲害；一剎那頃，已有好多人中了毒，躺在路邊，氣息奄奄；我就為他們舉行臨終聖事。」

「全線血戰的當兒，我的工作不出乎救罪，終傳，送聖體。終日在戰場上奔波的我，晚上回來，雖筋疲力竭，滿身泥漿，但精神上很愉快；因為我感覺慈憫的天主，到處在照拂保護我。據理，誰都知道：帶防毒面具的不會吃虧。可是有一輩人，輕視德國的老牌毒氣；有許多人，不願戴這怪難看的東西；又有許多人把它根本拆毀了；還有像我一樣的人，不當它老爺看待，拋在一邊，有的竟已不知去向。」

「我獨自一人，當兼顧三聯隊兵士，從清晨到深晚，在各戰壕內奔走。許多人沒有找到我，已瞑目了，許多人不能

領臨終聖體；二十多個同志躺臥在壕溝裏，不得動彈。八百多個中毒死的兵士的面容上還留着慘痛的痕跡；他們已經撕破的衣襟，昭示我們在生命線上，他們嘗做過最後一次的掙扎。聽到臨死者嗚咽哭泣，最使我傷心慘目。」

「好幾次，我也泣不成聲，連救罪經也念不下去；當我給他們擦聖油時，他們的臉上已縱橫着眼淚。某一個兵士拉了我的手，不斷親着，吻着。又一個說：「神父，我見了你，死也不怕，我安心了。」親愛的爸爸，我在前線上所得的賞報，你是無從估計的；你再為我擔憂麼？謝天主，我已救了許多兵士，為他們開了天國之門。」過了這可怕的幾天，威廉神父退回第二道防線。這時他初次得了一連十五天的休息，在床上可以睡十三小時之多。

這次，威廉神父，為了他出奇的犧牲精神，被記了一次大功。當時他寫道：「希望天神們在天上給我預備一個小位置。」不單天神們，他所救的許多靈魂，一定都要興高采烈地，盡他們的能事，給他佈置一個華麗的寶座。」

他論他手下的兵士們說：「我們的愛爾蘭軍人是值得稱讚的。法國少女頌揚他們，一般商人更喜歡他們；因為他們是誠實的，買東西時，往往要付原價的五倍。他們幾時領到了一筆軍餉，必捐些給本堂司鐸，或三佛郎，或五佛郎，

各各不同。每日每小時有人進聖堂拜聖體，吾主一定很喜歡他們。他們對我非常親熱；毒氣戰時，有人說我已死了，他們便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幾時我同他們一起上前線，他們就自譽比帝王還要有幸福。他們指着我的營舍向外人說：「這是我們的神父！」

從下面一封信裏，可以看到他怎樣服務的精神。

「凡密耳城是個拉鋸戰場，我們開到時，祇見一片瓦礫；堂面、堂頂、鐘樓、聖像，全部一敗塗地；但在一塊殘壁上，還掛着一個完整的耶穌苦像。這是一件藝術的珍貴作品：淒涼的聖容，滿貯愁思，微微張開着的兩眼，富有以情引情的偉大吸力。那垛牆雖已十足地麻子化，但那苦像，祇有一個直穿吾主聖心的鎗洞。」從威廉神父的書信裏，我們可以見到他的內心是怎樣平靜興奮的。

他寫道：「這裏的生活，使我得到一個意外的收穫：我背着一副重担，但我逐漸卸去了靈魂上的各種毛病，更接近吾主耶穌。如果天主主要的話，我得從這次大戰裏平安回來，我一生的時間，也不足以使我感謝天主的宏恩。我嘗夢想爲天主做幾樁比較得意的事業：出外傳教，捨生致命。但我同時也想到：未成之前，也許他已收我的靈魂了。近來我正在讀李般孟 Liberman 司鐸的通信。經驗告訴他：天主

往往不欲滿足人的願望；天主且也要我功虧一簣嗎？」

「我在這裏，猶如在剛果的一位傳教士，缺這樣，少那樣，備嘗萬苦千辛。天主已好多次滿足了我致命的願望：前面危險，我還是向前跑，把性命奉獻給他；在他拒絕之下，第二天我又得再行奉獻。謝天主，他賞了我許多劇苦：一顆沸騰的心，站在死影之前！現在我已稍窺見了吾主山園祈禱時的悲哀；我要效法他，我該醒着，同他促膝談心。」

四月十六日，在他用鉛筆寫的一頁日記上說：「我到了這裏之後，吾主嘗一度明白地訓導我。我最大的缺點，就在不肯絕對服從他的命令；他要我犧牲性命，我沒有答應他。我並不怕死，——天國的賞報還不够麼？——但我迴顧這可憐的世界，尚有千千萬萬的靈魂，未嘗獲得福音。認識他，愛慕他的人還太少呀！我不忍離開他們到天國去享福！」

「我擬定了許多計劃，爲宣揚天主的榮光；可是我仍未能全心照他的聖意而生活。目前的生活，才是他所希望於我的生活；我不推辭，聖體勝利了。現在我可以說：他的聖意就是我的願望；我的一切，我已全部交給他了。」

「現在我已瞭解：非絕對的服從，表面的服從吧了；帶些私意的犧牲，表面的犧牲吧了。斷絕私意能斷得痛快淋漓，不拖泥帶水，才是至愛的表示。」火線裏的威廉司鐸，常

擁有大無畏的精神，且和吾主常縝密地結合着。

他寫道：「上星期內，炮彈和雨滴齊飛，藏身戰壕裏的我，渾身泥漿，幾化為泥人兒。當時我懂得：不吃苦，難得入賢關聖域。待大戰閉幕之後，我將做一個隱修者！我從未這樣討厭過世俗，我的靈魂已疲乏了，我要求幽靜，我要在幽靜中同吾主密談。但這艱苦的生活，也自有其樂趣：因為它不但使我援救了一羣可憐的人，且也為我預備了一個更優美的將來。最足使我興奮的，就是我得日夜懷抱吾主在心上。從前我讀聖教歷史，我知教宗庇護九世，嘗把聖體盒子掛在頸項間；當時我心裏非常羨慕。萬想不到，至聖的天主竟也賜了我這個無極大恩。祇要想到這點，一切戰爭的痛苦，煙一般地都消散了。」

五月七日，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有時候，我覺得我軟弱不堪；有時候，我覺得我勇氣百倍，即使坐在行將爆發的炮彈上，我也一無所懼。假如你看見我坐在一堆瓦礫上，四周時有炮彈的飛舞，你一定要啼笑皆非。怕什麼呢？耶穌在我胸間，我雙手緊緊抱着他；他可以聽到我正為愛他而跳着的心。」從此可見威廉神父對於耶穌的依靠的情愛，和犧牲的精神，無一不登峯造極，可嘆觀止。（未完）

（續自一一五頁）

個低下人這般奚落過。她右手裏捏緊了犀利的小刀，望了茜婭刺上去，茜婭不跑，她本能地伸前了手，刀尖居高臨下的截下來，一直刺進到她手臂裏，比前幾回刺的更深。她痛得流出淚來，鮮紅的血點到地板上，她忙拿出手巾放在創口上。法碧雖然知道自己並非故意打算刺傷茜婭到底眼見自己真的行了凶，眼見自己這般的殘忍，便覺得自己的人格更其比奴才低下了。就道：「快找安福，茜娜 Phrosyna 去，她會給你敷藥，想不到傷了你這般利害，慢慢走來！」說着，在身邊一張桌子上揀了一只戒指授給茜婭道：「拿了，這是送給你的。晚晌你不用到這兒來服侍我了。」

茜婭走後，法碧底良心完全平安了，她以為一只戒指已賠補了這一刀。過了幾天的星期日上，近邊聖巴斯 Pastor 小堂底聖匱裏，發現一只貴重的戒指。巴利加伯 Polycarpus 神父，想這是一個羅馬太太底獻金，但那位從前在日路撒冷聖殿門口，稱讚那個窮寡婦的，他看見，他知道那是一個手繫綳帶的外國了頭所奉獻的禮物。



一個丫頭底血 張孝松譯

在濟利奴和愛斯濟林兩座小山之間有一座公館，裏面的主人是一個羅馬的騎士，他名字叫法碧烏斯，Parisus。他在亞細亞當了幾年總督，就發了一票大財。他的公館，很大，很高，很華麗。東方的寶物，西方的藝術作品，形形色色，多堆滿了一公館。地板上，還鋪着馳名全球的波斯氈，桌椅，檯檯，都蓋着中國的絲織品，巴比倫的雜色布帛，印度或法利齊的金繡物。隨處隨地，還點綴着從印度洋羣島上運來的千奇百怪，銀質，銅質的許多擺設。

法碧烏斯可以說是一個崇拜快樂主義的典型。他想不到生後，想不到永遠；世間的娛樂，是他的全部人生觀。他雖然沒有宗教觀念，到底也會適應環境的需要，頂禮國中的鬼神。他每天一大半的光陰，是消磨于公共浴室中。所謂

公共浴室，好比現在的俱樂部，裏面有閱書室，有賭台，有酒吧間，有體育場，有玩球室。總之：是一個足供有閒階級消費時日的地方。有時，他也上議政場 Forum 去聽人演講，聽人辯論。這樣的逛到晚晌，才回轉家來，置酒召客，大醉盡歡。日常來聚的客人，大半是他幾個專門等候大吃大嚼的食客。

家裏的奴隸，他待得很仁愛。所以奴隸們個個赤胆忠心，把屋子收拾得有條有序。有許多家事，他還委托幾個放奴去管理。膝下有一個女兒，名字叫法碧嫻，Fallia。她住在第二庭院裏。踏上庭中大理石的扶梯，有一座寬闊的陽台，依欄眺望，但見園中奇花灼爛，佳木蘢蔥，假山上，噴出碎玉樣的清泉。她的幾間房間裝飾得羅馬化，又外國化。一走到裏面，一股清幽的風味，叫人心曠神怡，幾疑身處璇宮，足踏仙境。天晚了，法碧嫻打扮得如花如玉的準備去喫晚飯。

她睡在一張鑲銀子的亞典牀上，房間作西齊格 Cynique 式：就是裏面的窗子，從平頂一直垂到地板上。對着她的牆壁上，懸着一面很大的光滑的銀鏡子，兩邊有兩張桌子：一張是雲斑石做的，上面堆着許許多多脂粉香澤，都是花了許多錢做成的，另一張是印度檀香木桌子，上面

有數不清的珍珠寶玉，好讓她隨心喜歡，揀了去戴。

她是一個芳齡二十的姑娘，因了她的財產，她的年齡和她的標緻，許多公子少爺都想娶她做妻子。她出性高傲，同她父親完全兩樣，動不動就火冒頭頂。她眼睛裏，除了兩個外人，誰也算不得東西。母親早就死了，家裏也沒有兄弟姊妹，她無憂無愁地，在她慈祥爸爸膝下，長大起來。家裏幾個先生，都很有本領，他們把各種學問都灌輸給她。

因此她念了許多書，另外是硬性的著述。當時候在羅馬頂紅的伊壁鳩魯主義，她奉爲圭臬；甚多主義她不懂得，她根本也不想去懂得；她看它是一種荒謬及下流的學說。異教主義底鬼神，醜巫，神話和迷信，她雖然也看做不值一錢的東西，到底幾時國家舉行公共禮節，她也會去上上香，磕磕頭。總之一句：她只顧暫時，只顧快樂。到底她也痛恨異教國家的腐壞，也小看向她獻媚的執拗子弟。在常人批評中：她是個冷靜又自私的少女，在她的品格上，却無有可以指摘的地方。

上面累牘連篇的描寫，恐怕讀者看得有點兒不耐煩了。到底，從這些繁瑣的敘述裏，我們可以見到當時信奉異教的羅馬，是一個怎樣的國家；它的物質文明，發展到什麼地步。有人也許要說我杜撰事實，說我將這一個藝術早已

退化了的時代，說得太美太好。那麼我要請他注意：當時的離開羅馬藝術燦爛時代——譬如安多寧 Antonius 朝——比我們離開撒利尼 Celine 拉法哀 Raphael 和桃納達老 Donatello 底十六世紀並不久遠。這許多十六世紀的大作家，現在沒有什麼人跟得上，到底他們的作品，在現在意大利的王宮中，不是都陳列着嗎？那麼當時的大家庭裏，放幾種從前的藝術作品，有什麼稀奇呢？

法碧嫻她躺在床上，她纖弱的手，執着一把牙柄的匕首，柄上圍着一個黃色的金箍，那是羅馬貴婦們刑罰奴婢的武器。只要奴婢做錯一點兒，那匕首就會無情地截上來。那時有三個籍貫不同的丫頭伺候着她，她們三個全是出了重價買來的，不是僅僅因爲她們長得好，也因爲她們各有各的特長。一個是黑種，大概是亞比西尼亞 Abyssinia 或是諾米特 Nohida 人；她熟悉各種植物底性質，她會配香脂，做媚藥，她名字叫亞法嫩 Afa 第二個是希拉人，名字叫格嫩亞 Graia 她口齒清楚，又會給人打扮。第三個叫茜嫩 Syra 是小亞西亞人，她會刺繡，這時，她一聲不響的做她的事；相反，另兩個却嗷嗷叨叨，自拉自唱的誇獎自己做得怎樣的好，去諂媚她們的姑娘。

黑婢道：「要是過一會，我能够伴了小姐到飯廳」

cinium 裏去，看見人們說好小姐新式的 Stribium 畫眉，我不知道要怎樣的快樂。那種眉毛的畫法，是我經過多年的研究才發明的，在羅馬城裏，畫這眉毛的小姐還是第一個。」

格嫩亞搶着道：「吾，我倒不巴望跟了小姐到飯廳裏去，我只要遠遠地站在石階上看看人們怎樣的稀奇小姐，身上漂亮的長袍就够快樂了。這件長袍是用亞洲絲織的，外加我又裁得多適體呢！」

法碧嫻瞧見茜她一聲不響，鄙夷地把嘴撇一撇，冷笑地問道：「你呢？茜她，你巴望點什麼？你做了什麼也可以叫人誇獎的事嗎？」

茜她答道：「小姐，我不巴望什麼，我只巴望小姐永永快樂。我也沒有做了什麼叫人誇獎的事，我盡我的職司罷了。」

「醜丫頭，我知道你一張嘴老是不肯說好人家一句，打你嘴裏，很少很少說出叫人快樂的話。」

「爲二位於天給人恭維的小姐，像我這般低賤的丫頭，說的幾聲好話有什麼價值呢？到底，小姐以爲她們恭維小姐的話是真心的嗎？我們嘴裏說的好話小姐不看不聽嗎？」

另兩個丫頭一聽她說，都恨恨地望她一眼，法碧嫻也嫌恨地說道：「到這時候你還沒有明白你是屬於我的，一樣東西嗎？你還沒有明白我出了許多錢買了你的，是叫你聽我的使喚嗎？你的手，你的嘴，同樣都是我的。幾時我要你誇獎誇獎我，讚美讚美我，說好說好我，隨你怎麼樣，你總得照我的話。丫頭不聽姑娘的話，天下沒有這樣的事。」

茜她鎮靜地道：「小姐說得不錯，我的性命真是屬於小姐的。凡附屬於我性命的時候，力氣，身體，就是我的死和活，也都是小姐的，也都是小姐花了許多錢買來的；到底，我還有一樣好東西，就是皇帝，出了幾百萬萬塊錢也買不到它，就是我做了奴隸底奴隸，這樣的東西也還是我的，就算我死了，它還是活着。」

「那是什麼東西？」
「靈魂。」

法碧嫻從沒有見過一個奴隸爭過什麼主權。詫異地問道：「靈魂？什麼叫做靈魂？」

茜她答道：「像哲學家那般的講法我是不會的，照我小人看來：靈魂是我身體裏面一種活的東西，它是不會死的。它教我們做人該有人格，它教我們不該自暴自棄。有了它，所以我不能諂媚奉人，我不能說半句兒謊話。」

另兩個丫頭，不懂她說的是什麼，都驚異她胆大如天，竟敢在姑娘之前，放言高論，法碧婀她聽了之後，一時也楞住了，但不多時，又不耐煩地道：「這種瘋話你打哪兒聽來的？哪一個人教你的？我念了好多年書，知道一總神仙之類的東西全是做詩人和詭辯學家憑空想出來的。像你這樣無智無識的奴才，沒有念過書，你想比你小姐知道得更多嗎？你竟是這般想嗎？你想你死之後，你想你的尸身投在生病死的，或是給主人打死的奴婢尸身中，經過了一陣火燒，你跟她們都變了一堆灰塵之後，你竟然想：你還會自由，快快活活再活上幾時嗎？」

法碧婀眼睛像要冒出火來，熱誠地道：「你們有個詩人說：Non omnis moriar。『我不完全死亡』是的，我不單這樣的望，我還這樣的要。而且我的尸骨，小姐所說的要化作灰塵的尸骨，我相信後來有只威權的手要把它們集合起來，後來有個全能者，要命四下的風，把它們散在各處的，都吹集到一塊兒，于是我的身體重新同現在一樣。到底我不是奴才了，我有自由，有快活，有光榮。我要永遠愛，也要永遠被愛，這個希望深隱于我心中。」

「噢東方人的夢想。你的頭腦大概不很清爽嗎？你大概害什麼病嗎？你得看好它。這種夢話，你打哪兒聽來的？沒

不 說 一個丫頭虛血

有一個人希拉或拉丁哲學家說過這樣的話。」

「是從小人的老家一個小學校裏學來的。那兒文明的希拉人，同沒有文化的野蠻人，自由的，同做奴隸的全是一樣看待，一律平等。」

法碧婀她一聲喝斷：「什麼，你要跟我平等嗎？或者恐怕還要爬到我頭頂上來嗎？快說：不許瞞我半個字，乾脆點，是，或是不是。」

「小姐，小姐底地位，小姐底權力，小姐底學識，小姐底才能，都高出小人萬倍。小姐一切身外的幸榮，臉孔的俊美，態度的大方，小姐儘可放心，沒有人跟得上，卑賤的我更不想在這一切上勝過小姐。現在，小姐既命我老實說。」她停住了，遲疑了一會，法碧婀她做了一個手勢，叫她快快道來，她便接下道：「譬如有個卑賤的丫頭，她知道她自己身體有一個不死不滅的靈魂，她知道這個靈魂正真的歸宿是天堂，她知道這個靈魂是照了神底肖像生造的；這一個丫頭能叫她自己承認比了一個雖然有各種才能的貴族姑娘，而不想去達到人生最高的宗向，企圖跳出絲籠去找尋自由是低下嗎？我不說，小姐自己去判斷吧！」

怒火冒上了頭頂，有生以來，法碧婀她從來沒有給一

（續見一一一頁）

一一五



◎◎◎◎◎
教宗任選三週紀念

◎◎◎◎◎ 本年三月二日，乃當今教宗庇護十二世當選第三週年，而三月十二日又為其加冕三週年。北平公教各方

面對上項雙重紀念，除特別舉行祈禱外，並未作任何慶祝儀式。良以本年五月十三日乃當今教宗昇主教位之二十五年，普世公教均將於此日隆重舉行銀慶，故對本月間之三週年，不作任何慶典。

◎◎◎◎◎
包賈尼樞機逝世

◎◎◎◎◎ 二月二十七日，羅馬教廷正式發表樞機主教包賈尼氏之逝世訊，此蓋為當今教宗即位後之第十位樞機

主教逝世者。自包樞機謝世後，教廷樞機團人位已減至五十一人。按包樞機意大利籍，生於一八六三年一月十九日，幼年入多明我會，晉鐸品後即在東歐洲及小亞細亞等地傳教。一九〇八年昇任波托主教，四年後昇總主教。此後曾一度任宗座駐墨西哥代表，而當教宗本篤十五世選舉會

中，曾榮任秘書職。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四日，包總主教榮任樞機，降至今日，以年齒論，包樞機為樞機團中最年長者之第六人，而以任選先後論，包樞機且為樞機團中資格最老之第四人云。

◎◎◎◎◎
著名學者歸奉公教

◎◎◎◎◎ 著名語言學家及著作家白霍斯氏，本年一月二十八日，已在北平領受聖洗，歸奉公教。聞白霍斯乃青年時

代前來東亞者，距今已五十年。過去曾一度供職海關，並任大學法律及英文教授，乃近二十年來，白氏埋首讀書，以比較語言學及中國史為得意之研究。

◎◎◎◎◎
康定主教逝世

◎◎◎◎◎ 西康省康定教區退休宗座代牧倪德隆主教，頃於十一月十三日年邁逝世，享年九十有一。倪主教法籍，生

於一八五〇年三月十七日，一八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昇神品，為巴黎外方傳教會士，二年後來華，在六十二年之傳教生活中，不但未離去中國，並且未出其所屬之省分。一八九一年，倪主教以十三年之傳教經驗受任代權司鐸職，一八九七年二月十五日昇副主教，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受祝聖禮。當一九〇一年倪主教昇任宗座代牧時，康定教區尚名西藏教區，僅有教衆數百人。經倪主教之慘淡經營，至一

九三六年得見信友增至五千人時主教年已八十有六遂蒙聖座恩准辭職。聞倪主教同時亦為華語及西語之名師云。

公教教育功臣

聖母小昆仲會名教育家曾三任該會會長之安老修士本年二月二十

又弱一位

日以心臟病逝世於天津聖路易

中學校當一八九一年聖母會第一批六位會士來華協助傳教教育工作安老修士即居其一年已打破其服務中國教育五十年紀錄安老修士奉命後首任天津聖路易中學校校長旋改赴上海任教凡四十年以上海聖芳濟學校任教最長一九〇〇至一〇六年安修士曾任中華區視察專員後任副會長以後更兩任該會中華省會長前後凡八年去年修士以七十歲之高年受任聖路易中學校校長老當益壯不減當年。

若倫兄弟會選

舉總會長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河北安國真福院若倫小兄弟會由安國教區王慮遠主教主禮舉行立耶兄弟就任

總會長典禮同時並有發願修士十三位舉行發終身願禮禮儀極為隆重按立耶總會長乃上義中學畢業生為該會第三屆發願會士精英文及拉丁文任該會會祖秘書多年該會共有會士一百餘人發終身願者七十八人總院設

河北之安國工作地點計有北平滄州涿州重慶貴陽等教區工作項目計分慈善醫院農業教育等工作會內現有藝術中西醫藥農業音樂作家等專門人材並有修道士十餘人準備晉昇神品。

文聲修院十

北平石門文聲總修院修生十位本年二月間神學修業畢業內計保定

佐普

教區十位並定教區六位已由各該

教區主教予以祝聖晉升神品此外該院更於北平徐州永平三教區修生各一位在北平主執事徐手領受六品神品其他小品若干位亦於同時領受祝聖云。

公教白話報出

山東兗州教區出版之公教白話報本年已屆出版後二十五週紀念該

版銀慶

刊為慶祝此項銀慶特於本年春假

出版銀慶特大號內容盡係公教名人筆墨滿目琳琅美不勝收按公教白話報在過去三十五年中對公教傳教事業之貢獻可謂無窮是以訂戶普遍全國數目頗有可觀然該報負責人並不以此自足近年來該報不但對訂戶之推廣大加努力即對內容之改善與質量之增加亦頗盡其可能之努力是以各地訂戶現多以該白話報為訓練聖教者之工具而該報內容之豐富與完善實較適宜於此項傳教之進行云。

中華公教教務
年報出版

公教遣使會傳教士主編之第十六
次中華公教教務年報最近已經出
版該年鑑創始於一九一六年原擬

行年一冊以種種關係經二十五年之時間僅得出版第
十六冊此第十六次教務年報計包括教務統計及各教堂
通訊處四百五十八頁外加傳教士近亡錄七頁及近二年
中羅馬宗座與中國傳教區之大事錄他若中華傳教區宗
座代牧區及監牧區之成立年代列表以及目下傳教中國
之各傳教修會介紹均為本屆年鑑所無有至若北平天津
上海香港等地重要教會之通訊處及電報地址列表亦不
無一目了然之便惟該年鑑可向上海陸波來路首善堂函
購每冊上海幣二十五元

杭州慈善事業
之施恩者

浙江杭州教區本耶穌博愛之精神
過去主辦公教慈善事業多種以資
救濟貧困無告者奈近來因紅十字

會方面救濟資金之斷絕使該區各項慈善工作已無法維
持已決定自本年一月一日完全結束乃事有出人意料之
外者當此提議見報之際忽有若干教外大慈善家解囊相
助預請補助該區兒童救濟事業之一個月經費而後又有
大慈善家再許繼續補助後三個月之經費如此該區兒童
救濟事業可作半年之延長聞該區僅在杭州城內即救濟

有無告兒童七百名分在四處收容每日子以一餐或三餐
不等須視經濟狀況而定此外更視兒童之年齡分別授以
小學教育或職業教育每季更予以應換之衣著云

託求

凡有託求須載明省縣及本人姓名
閱者亦請本着愛人之德懇切代求
山東◎舍親某內環境險惡對於神業數年來非常冷淡今
又大病纏身爰請閱報諸君代求聖母早賜其神形康健不
勝感激之至
莘縣胡雙美啟

河北◎僕需要恩賜則仰祈閱報諸君再轉會友代懇聖
母大聖者慈心德賜求耶穌聖心賜予北平覺德祥謹啟

謝恩

凡欲謝恩須載明省縣及本人
姓名又請刊印簽摺或蓋圖章
河北◎樓德勝之孫女士後未滿週月即患重病醫藥罔
效余乃一面為之付洗一面虔求大聖者聖轉求耶穌聖心
垂憐今已全愈且其母亦已決心奉教矣特此登報揚恩

江蘇◎源清自戰事發生以來屢蒙大聖若慈恩敬獻
撤二十台為在世時度散若慈之煉靈並發聖心報以聖
恩
浦東錢家源謹啟

福建◎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僕之孫女美英突然吐瀉
延至二十六日病極危殆乃懇聖母及聖女小德聖撒保伯
聖日辰即轉機特登報謝藉伸謝悃

六都李昌煥啟